

浙江中医药大学探索“动态育人”人才培养新生态—— 学科“活”起来,学生“动”起来

■ 本报记者 纪双亚 张亦盈
通讯员 金鑫俊

“悬丝诊脉”的传奇在光影中重现,“病梨树赋”的哲思在台词间流淌……3月17日晚,一场穿越千年的“医道对话”在杭州滨江区文化中心上演。

这部由浙江中医药大学(下称“浙中医大”)青年师生自编自导自演的大型话剧《大医精诚·寻找孙思邈》,不仅是该校校园文化的一张亮丽名片,更是将中医药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融入美育与思政教育的生动缩影。

舞台上,学生们用演绎探寻“何为大医”;舞台下,这所学校正在将同样的追问,转化为人才培养改革的现实实践。

近年来,如何加快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成为摆在每一所中医药院校面前的考题。在浙中医大,从学科评价机制到学生培养路径,一场围绕“动态调整”的改革正在铺开。

学科建设有了“诊断报告”

在浙中医大学科建设办公室里,来自不同学院、不同学科的人才培养、师资队伍、科研成果、社会服务等领域的指标和数据变成一份份资料,被逐一汇集、分类、比对,最终将凝结成浙中医大2026年的第一期学科建设诊断报告。

每季度,浙中医大都会发布一次核心学科建设诊断报告,对全校各个学院贡献度进行量化分析。这一动态诊断机制迄今已持续运行六个年头。

“2021年初,学校为了加快进入全国中医药高等教育第一方阵,制定了一套建设一流中医药大学的规划方案。”学校学科建设办公室副主任毛盈颖说,一流大学的龙头是一流学科建设。学校中医学、中药学、中西医结合三大核心学科的建设并非某个学院单打独斗能完成,需要多个学院协同发力。长期以来,除了该学科的主建学院,其他共建、支撑学院对学科建设的贡献度缺乏量化依据,资源优化配置和激励也难以精准落地。

建立校内学科建设诊断报告的灵感,正因此而来。“我们需要一个科学的工具,能够动态反映每个学院的贡献,让大家知道自己做得怎么样,也看到别人做得怎么样。”毛盈颖说,他们想做的,不是发一张冷冰冰的成绩单,而是给每个学院递上一面能照见自己的镜子。

彼时,国内鲜有高校有此类探索,指标设定都需要从零摸索。在全校多个部门的共同头脑风暴下,一份并非追求“大而全”,而是更注重激励性、导向性的诊断体系逐步成型。

这套体系将参与学院分为主建学院、共建学院和支持学院三类进行分析,包含多项内容,覆盖大部分学院,成为学校学科治理的重要工具。

药学院院长秦路平形象地称之为“坐标系”,“以前,大家埋头拉车,只知道走自己的路。有了这份诊断报告,我们不仅能看清自己在这片领域所处的位置,更能直观地发现,我们的优势在哪里,短板又是什么”。

他举例道,过去,药学院专注于人才培养、成果转化等,但通过学科建设诊断报告的“全景式扫描”,他们发现社会服务的厚度稍显不足。于是,学院内部设立了相应的引导机制,鼓励团队补短创优。几年下来,药学院专家团队聚焦浙产地道药材产业发展,拉动地方经济增收1亿元以上。

经过这些年的探索,核心学科建设诊断报告已成为各学院学术生产力的“动态监测仪”,逐步形成及时发现优秀成果并进一步培育的学科发展良性循环。

去年开始,浙中医大又把目光投向了学科建设更基础的单元——本科专业。这一次,他们采用“体检”的方式,对本科专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

“要暂停哪个专业招生,学院都有顾虑。”该校教务处处长梁宜坦言。为了让各方心服口服,学校从招生、培养到就业设置了42个观测点,邀请校内外专家对所有本科专业逐一评估。去年首次“体检”,经过一轮线上评估、一轮校实地考察后,学校暂停了5个与社会需求契合度不高、发展潜力有限的专业招生,使招生专业数量从33个优化至28个。

今年,新一轮专业动态优化也已经在酝酿中。“腾出发展空间后,才能把资源留给真正有优势、有需求的专业。”梁宜提到,去年该校又申报增设了人工智能、护理学(中外合作办学)等前沿方向的专业。



话剧《大医精诚·寻找孙思邈》演出现场。

受访者供图



浙中医大的博士义诊团在基层义诊。

受访者供图

打造人才成长“立交桥”

在浙中医大岐黄学院国医丹溪传承创新班大三学生郭彦孜眼里,浙中医大的人才培养模式是动态的。

高考后,郭彦孜冲着本硕博九年连续报考了国医丹溪传承创新班。进校后她才发现,学校建立了人才培养的分类机制,岐黄学院通过动态调整与择优补充,保持拔尖人才培养队伍的活力。这也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探索中的一个创新之举。

“从大一到大五,学校每学期都有学业监测与预警。自我入学以来,岐黄学院里陆续有不适应同学转出,也有优秀同学递补进来。”郭彦孜解释道,若岐黄学院同学学业表现未达到培养要求,且经学院综合研判不适宜继续在序列培养,将转入更适合其发展的培养路径。岐黄学院其他班型以及相关专业优秀医学生,如果能够达到要求并通过严格选



谢志军老师(前)在指导学生。

受访者供图

拔,也有机会优补进入。这一机制让全班同学从一入学就有了紧迫感,不敢在学业上有所松懈。

郭彦孜还给我们描述了另一种“动态”——岐黄学院实行本科生导师制,学生在低年级阶段就可以在导师指导下进入课题组开展科研训练。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进入不同的课题组,在本科阶段找到属于自己的科研成长路径。

以郭彦孜为例,大一暑假她就通过学校组织的科研培训,进入肿瘤实验室感受科研氛围。“从一开始什么都不懂,到跟着师兄师姐进行基础实验操作,去其他实验室串门,我逐渐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郭彦孜说,大二选择本科导师时,她选择了更为感兴趣的风湿免疫方向课题组,但目前还没考虑好自己未来要做临床,还是做科研。

郭彦孜的同学冯佳怡则对科研兴趣更为浓厚。在本科生导师的持续指导下,她已有了自己独立的校级科研课题。“基本每天下课后,我都泡在实验室,所以导师从去年开始让我独立承担指定药物对肺纤维化疗效研究的课题。”冯佳

怡告诉记者,在岐黄学院,像她这样本科就参与,甚至主持校级乃至省级科研项目的同学越来越多。

“每个学生的禀赋、兴趣和发展潜力都不尽相同,有的适合深耕科研,有的适合扎根临床,也有的适合走医教研协同发展的道路。”梁宜说,岐黄学院设置的动态流通机制,不是为了“淘汰”学生,而是为了更加精准地分类培养,让每个学生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赛道。

如果说本科阶段的“动态流通”是浙中医大在同一赛道内帮学生找到最适合的位置,那么研究生阶段的“动态融合”,则是该校帮学生开辟全新的赛道。

去年,浙中医大“中医药未来学院”培养的首批“中医+X”多学科交叉创新型博士毕业生带着他们的“融合”成果,走出了校门。

该项目招收的是硕士阶段为计算机、信息学、基础医学、材料科学等专业的学生来攻读中医学博士,或让硕士阶段有医学背景的学生攻读中医和其他学科融合的中医学博士。“临床上很多问题,单靠一个学科解决不了。”该校研究生院院长张翼宙说,项目实行“双导师制”,每位学生配有一位中医导师和一位信息技术、基础医学或药理学等学科的导师,希望通过联合指导,能培养出一批“站在中医的肩膀上,用别的学科的梯子,去够那些够不着的问题”的复合型人才。

本硕博学位针灸推拿学的黄守强,在博士期间用信息学的手段,做了一件传统中医不曾涉猎的事——用人工智能预测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病变。

“以前我们只能等患者出现明显症状才介入,那时候已经晚了。”黄守强说,他的一位导师工科出身,如今研究中医学和信息学交叉课题。师徒俩一个更擅长代码,另一个对医学知识了解更为系统深入,共同打造出的阿尔茨海默病早期认知功能下降预警模型正在申请发明专利,并已投入市场应用。

“跳出中医来研究中医,用其他专业

的视角,可能会产生让人惊喜的成果。”张翼宙说,如今学校成立了研究生创新创业联盟,成员包括阿里达摩院、华为等,希望为这个项目的师生提供学科交叉研究的支撑。

奔向广阔的山海间

从“动态诊断”到“动态流通”,浙中医大用一套动态调整的机制,重新配置学科资源、重塑学生成长路径,也交出了中医类执业医师资格考试通过率连续5年位列全国中医药院校首位的成绩。

但机制的调整最终指向何处?答案写在人身上。

我们再次把目光拉回到《大医精诚·寻找孙思邈》的演出现场——

观众席里,首届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教师代表正看着学弟学妹的表演。作为该团队骨干成员的谢志军,就是剧中“大医精诚”精神的缩影。2003年,他考入浙中医大攻读硕士,后又在该校攻读博士,如今已是学校博士生导师。他的20多年求学从教经历,就回响着浙中医大的人才培养模式。

在谢志军带的博士生张依阳看来,严谨治学,是谢志军多年来教学的底色。“他每天最早来到实验室,最晚离开。我的课题申报材料交上去后,他总是认真指导,提出修改建议,让我反复雕琢打磨。我们组做事不求快,因为每一步都要扎实。”

而谢志军总说,自己稳扎稳打的治学理念是“祖传”的。他记得,一次学术会议,他的导师、浙中医大原校长范永升的PPT出了意外。没想到,导师放下翻页笔,对着几百人脱稿讲完全程。“那不是天赋,是几十年攒下的功夫。”如今谢志军自己带学生,也把这份“功夫”传了下去。

在浙中医大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里,还有多位像谢志军这样的“传承者”,他们从浙中医大学生成长为老师和引路人。这种“师承相续、代代相传”的循环,成了该校育人成效最生动的缩影。这些育人机制的成效,也正从课堂、实验室延伸到更广阔的山海间。

例如,浙中医大的博士义诊团已成了该校志愿服务的“金字招牌”,每年都有大量基层单位来邀约,希望他们能来义诊。

2024级中医骨伤科学博士生王旭就是去年义诊团的一员。去年在舟山市岱山县岱西镇茶前山村,76岁的汤大伯紧握着她的手说,“年轻时干体力活落下了腰酸腿痛的毛病”,博士团给他扎了针灸后缓解了很多。今年,他一大早就拉着老伴一起来复诊。一周的时间里,王旭和同学们在茶前山村、司基村、秀山乡等地,为近700人次的群众提供诊疗服务。“看着老人们期盼的眼神,听着他们朴实的话语,学校里老师们反复强调的‘大医精诚’,在那一刻变得具体而生动。”王旭说。

“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正成为越来越多浙中医大学子的自觉选择。他们

中,有人奔赴西藏、青海等边远地区,在高原上践行医者仁心;有人用中医药技术助力乡村振兴;有人选择留在省内山区海岛,成为当地百姓信赖的“自家医生”。

学校数据显示,在2025年西部计划招募中,共有200余名同学报名申请,人数较往年增长近3倍。在奔赴西藏那曲等地服务医疗卫生事业的专招项目中,学校是被录取人数最多的省内高校之一,其中不少已成为当地医院医疗骨干。

五年来,学校基层就业本科毕业生人数逐年上升,2025年学校基层就业本科毕业生613人,较2021年增长近58%。

“中医药人才培养,不仅要有精湛之术,更要有仁爱之心。”浙江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王斌说,当学生既能用动态调整的机制找到方向,又能在“大医精诚、锐意创新”精神的浸润中涵养情怀,真正能治病救人、能扎根基层、能传承薪火的“大医”才会不断涌现。

记者手记

当“动态”成为常态

■ 纪双亚 张亦盈

采访浙江中医药大学前,我们对“动态”的理解是热烈——改革,总是轰轰烈烈、推陈出新。

采访结束后,我们发现真正的“动态”是平静的。

学科诊断报告做了六年,每季度一期。新鲜感早已褪去,但它还在做。药学院院长说“每次发布前都有些紧张”,这种紧张感,恰恰说明机制真正“活”了——它不是在文件里躺着,而是在每个人心里悬着。

去年的专业评估停了5个专业招生,42个观测点、数轮评审,数据说话。教务处处长说“要暂停哪个专业招生,学院都有顾虑”,但评估结果摆在那里,大家心服口服。腾出的空间给了人工智能、护理学等方向。

岐黄学院的动态流通机制,有人转出,有人递补。学生说“想留下来,就得学”,说得平静,但平静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坚持。

我们突然明白一件事:真正能落地的改革,都不是靠一时热情,而是靠长期重复。一项机制做一年是创新,做六年就是日常。当“动态”变成“常态”,它就不再是文件上的概念,而是每个人心里的那根弦。

这些年采访中,见过不少“一阵风”式的改革。轰轰烈烈开场,悄无声息收尾。为什么?因为改革最难的从来不是起步,而是坚持。起步需要魄力,坚持需要耐心。

结束采访离开校园时我们在想,教育改革说到底,比的不是谁的设计更精巧,而是谁能沉下心来,把一件事做很多年。把“动态”变成“常态”,把创新变成习惯,把改革变成日常,这才是最难的事,也是最值得做的事。